

中国当代作家

CHONGGUO DANGDAI ZUOJIA
系列

张平

十面埋伏

天网·凶犯·孤儿泪
扶择·红雪·国家干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

THONGGUO DANGDAI ZUJIA

系列

张平

十面埋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面埋伏/张平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张平系列)

ISBN 978-7-02-007222-4

I. 十…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6309 号

责任编辑:胡玉萍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刘晓强 责任印制:李 博

十面埋伏

张平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552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22.25 插页 4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7222-4 定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降,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相继涌现出一批生活积累丰厚、艺术准备充足、善于思考、勤于探索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鲜明的艺术风格,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水平。这些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影响力,不断地推出新作,超越自己。

今天,社会和文学都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行进;写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表达方式、读者的需求和阅读趣味日趋多样;文学的娱乐功能受到重视;各种文学潮流兼容并包、各行其道。此时,全面系统地总结上述一批作家三十年来的创作实绩,对当代文学事业,对作家、读者和文学工作者,对当前的图书市场,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中国当代作家”系列丛书。丛书遴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风格鲜

明、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归纳和择取;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各系列卷数不等,每卷以其中某篇作品的标题(长篇作品以书名)命名。这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出版计划,我们将每年推出三至五位作家的作品系列,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自序

从长篇小说《国家干部》出版到现在，已有四年之久。从那以后，我一直没有新的作品问世，当这套丛书即将出版时，不禁有恍如隔世之感。不过，近年虽然没能将新的作品奉献给读者，却一直在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揣摩。我不会放弃创作，因为我曾说过，放弃写作，就等于放弃了生命。

近四年，看了、写了、思考了太多的似乎与文学无关的东西，说了、做了、努力了太多似乎与文学无关的事情。但当这套丛书出版时，却突然觉得有那么多东西需要写，应该写，值得写。很多很多新的感触和冲动，很多很多新的认识 and 理念。同以往相比，很多很多都是截然不同的，很多很多甚至是颠覆性的。静下心来细细地一想，很多很多确实都变了。

当然也有永远不变的，那就是作家的眼光、作家的思维、作家的处事原则和做人底线。这些正是这套丛书留给我的最可宝贵的财富。

从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到现在，几乎横贯了改革开放的每个阶段，也几乎容纳了面对这些年代的所有认知和情感。

这些作品验证着我的创作方式，也体现着我写作与生命的价值。

如何评价自己，如何评价自己的作品，这其实很难。评价都是别人做的，评价自己大都言不由衷。要是非说不可，大概就是这么几点：一是在作品的社会性和艺术性的选择上，我更多地选择了社

会性；二是在普通读者和精英读者之间，我更倾向于普通读者；还有一点，我选择的一直是现实题材，近距离地直面现实，直面改革。关注现实，关注时代，这既是我的写作方式，也是我的写作立场。

收入本套丛书的这些作品曾给我带来过无数的掌声和鲜花，也给我带来几多坎坷和艰辛。

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让我深为庆幸的是，我幸运地赶上了一个数千年来中国文化人做梦都不曾想到的时代，生活在一个波澜壮阔的注定要被大写的时代。

我的确是幸运的。我的作品也一样是幸运的。

是的，这个时代有很多的疑难，对这个时代也有很多的争议。但是，只要你看看想想五千年的农牧文明和封建古国给我们留下了一堆什么样的遗产，就应该明白、应该懂得这个古国发展到今天是一个多么悲壮而惊人的奇迹。在历史长河距我们最近的短短几十年时间，这个古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上，已属绝无仅有。不管你持何种态度，也不管你站在何种立场，这一点谁都无法改变，谁也改变不了。

在灾难频仍、危机重重的今天，我们是幸运的，我们的古国也是幸运的。

常听人说，距离历史越远才看得越清楚。我不反对这样的说法。但问题是，不管怎样观察历史，不也一样需要细节，需要考证？当代史学家们重新审视历史时，不也正是从各种各样的历史记录中，一点一滴地去寻找证据，去归纳观点？伟大与渺小，辉煌与阴暗，不也一样需要客观，需要理性？所以说，面对这个时代，我们需要记录，需要细节，需要实据，需要真情，需要人民的共鸣，需要作家的职责和良知。

还听人说，文学创作应该瞄准永恒的题材，应该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只有这样，作品才有可能流传后世。我同样也不反对这样的观点。问题是，当所有的作家都想让自己的作品流传后世，都

想让自己的题材远离现实,那是否符合我们的国情?对一个作家来说,跌宕起伏,精彩纷呈,惊天地、泣鬼神的当代现实,就这样远远地离开,让没有亲历过的后辈作家们去描写,去想象,这样做是不是太超脱、太不负责任了?假如所有的作家都想让自己的作品留给后辈人阅读,那我们后辈的阅读负担是不是太重了?一个在当代没有任何影响的作品,在后世突然洛阳纸贵、成为经典的可能性有多大?几乎让所有作家推崇的《红楼梦》,在曹雪芹所处的时代就没有影响吗?没有影响又如何会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下来?

一个社会,需要流传千古的作品,也同样需要与社会同步的作品。想想赵树理、马烽那一代作家,他们作品的读者也许会越来越少,但他们对同时代读者的贡献谁也无法替代。作为一个作家,能活在同时代读者的心里,也算可以了。

有人说,每一个时代产生的伟大作家,都一定代表着那个时代的良知,都一定会给那个时代的人民带来过欢乐,带来过希望和信心。我更赞同这样的观点。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作家能为这个时代带来欢乐,带来希望和信心。

我同样希望自己这套丛书以及今后的作品,都能给这个时代留下一些记录,给这个时代的读者带来一些欢乐,带来希望和信心。

张 平

2009年4月

狱侦员罗维民有些发怔地瞅着眼前这个脏兮兮，浑身散发着恶臭的服刑人员。

据监狱的管理人员说，这些天这个服刑人员的神经似乎有些不正常。整天胡说八道，不吃不喝、不洗不睡、不服从管理，也不好劳动干活。动不动就四仰八叉地躺在地板上，而且还满地捡烟头吃，好几次把屎拉在裤裆里。

其实，他长得相当精干和结实，皮肤红润，身板匀称。尤其是那双手，白皙而有力。很难想像一个不断从事体力劳动的服刑人员的手会长成这样。

这个服刑人员叫王国炎。

王国炎是古城监狱三大队五中队的服刑人员。

五中队的服刑人员一般都是表现良好已被减刑的，刑期在二十年以内的服刑人员。

罗维民在询问室的办公桌旁默默地坐下来。办公桌上放着一摞报纸，他像是很随意地把一张报纸翻开，显得有些漫不经心地在报纸上浏览着。当眼前这个服刑人员的视线被报纸遮住时，他迅速地腾出一只手轻轻地从口袋里抽出一份花名册来，然后很快地翻到“服刑人员王国炎”这一栏。

偌大的一个监狱，正儿八经的狱侦人员并没有几个。负责五中队的狱侦人员本来是赵中和，因为他孩子患血小板减少症住进了省城医院，请了半个月的长假，五中队便临时交给罗维民分管。

眼前的这个服刑人员王国炎，罗维民并不很熟悉。一个一千多名服刑人员的监狱，对那一个个的服刑人员，尤其是对那些不属自己分管负责的服刑人员，尽管平时也多多少少了解一些，但若

对每个都能对上号,都能一看就清楚他的底细,也实在很难做到。所以,罗维民就经常在自己的身上装着一份袖珍花名册,以便能随时查阅。

王国炎是罗维民临时从劳改工地上领回来的。据管理人员说,正在劳动时,王国炎精神病突然发作,用锤头把同号的一个服刑人员连续猛击六次,造成左上肢和脚踝骨粉碎性骨折。如果不是及时制止,说不定会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

此时的王国炎却显出十分老实的样子。在他的潜意识里,似乎对监管人员很害怕。说话的口气很弱,也不乱瞅乱动,但也看得出来,他对刚才发生的事情并不在乎。

罗维民在花名册中“王国炎”一栏里飞快地浏览着:

王国炎,别名青虎,祖籍湖北。1959年生,干部子弟,高中学历。1977年入伍,系侦察兵种,学有各种技能,精于射击、擒拿、格斗,能驾驶各种型号的汽车和摩托车。入伍期间因偷窃、酗酒被严肃处理并被勒令提前退伍。捕前职业为司机。身体状况良好。入狱时间:两年,属严管对象。案情:抢劫杀人。犯罪事实:晚上偷窃汽车,被车主发现并当场抓获,要求私了,被车主拒绝。遂乘其不备,用铁钳把车主砸昏,连捅数刀,然后抢走汽车逃窜。刑种:死缓。该犯已于今年8月份由死缓减至有期徒刑十五年……

原来是他!罗维民突然感到有些紧张,心里顿时有些汗津津的,甚至有些下意识地摸了一把腰间的警械。如果此时这个王国炎再次发作起来,即使再有两个监管人员在旁,也不一定能立刻将他制服。

罗维民竭力让自己显得轻松一些,甚至连看也不看他一眼,但他眼里的余光则牢牢地罩着对方的手和脚,以防有什么不测。他努力地回忆着,有些发胀的脑海里陡然显出一幅让他无法忘却的

画面来。

没错，就是他。今年8月份，在那次对全监服刑人员宣布减免刑期和奖惩决定的大会上，当宣布到他由死缓减至十五年有期徒刑时，他竟旁若无人，大摇大摆地当众站了起来，好像衣服的扣子也全都散开了，就像喝醉了似的。他一面很响地拍着自己的胸脯，一面呜里哇啦地在说着什么，然后就仰起脸来哈哈大笑，以致让在场的很多服刑人员都跟着他瞎起哄。喊声、笑声、口哨声，乱成一片，让整个会场足有十几分钟都没能平静下来。当时罗维民以为大概是这个服刑人员太激动了、太兴奋了，以致无法控制自己了，所以，才有了这样的言行举止。虽然有些过分，但想想也可以理解。在一个监狱里，对一个服刑人员来说，还有什么能比减刑更让人激动兴奋的事情？

但今天看来，这个服刑人员当时的举动，很可能就是一种病态的行为。也许那时他就有些不正常了，至少也已经有些犯病的征兆了。如果当时就能意识到他患病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并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也许就不会发生今天这样的恶性事件。

这么看来，他的病很可能是真的了。而如果是真的，那一切的一切就好办多了。作为一个监狱侦查人员，自己的事情也就简单轻松多了。对于一个患有精神病的精神病患者，他根本用不着再去对此事立案侦查，也用不着马上去实施预审工作，当然，也就用不着再去搜集证据、核实案情等等等等，所有那些必须立即去做的事情统统可以心安理得地免掉了。

罗维民突然被一阵很响的声音打断了思路。

他抬起头来向眼前的服刑人员扫了一眼，只见王国炎正把一个拾起来的烟头塞在嘴里，津津有味地很响亮地咀嚼着。

罗维民心里突然感到一阵疑惑。这不是有意识地在吸引自己的注意力么？一个真正的精神病患者，是不可能具有这种意识的。

紧接着，他的眼光突然同王国炎的眼光碰撞在了一起。就在这一瞬间，他清清楚楚地感到了对方眼神中的一丝令人恐怖的凶残和暴戾。在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眼睛里，是不可能有这样眼神的。

看来，事情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简单。

那么，眼前的王国炎，他的精神病以及他的所作所为，莫非都是装出来的？

如果真是装出来的，目的无非就是这么几个：一是逃避劳动，一是保外就医，再者就是想尽快获得出狱看病的机会伺机逃跑……

逃避劳动？看来，可能性不大，他不会因逃避劳动而把一个服刑人员致伤致残，这犯不着；保外就医？虽有可能，但要想获得这样的批准，那得好几个月，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至少先要由监狱负责给你确诊、给你看病，直到确实认为你必须常年在外看病时，才有可能获得方方面面的批准，允许你保外就医；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最后这个目的了：尽快出狱看病，以伺机逃跑或者想达到别的什么目的。

当然，也可能什么都不是，纯粹是自己在这里发神经。

他努力地清理着自己的思绪，思考着自己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做。然而，当他抬起头时，他又一次撞到了王国炎眼神中的那种令人不寒而栗的东西。

他一下子清醒了起来，同时也振作了许多。

虽然只有一个人，但一个人也有一个人的好处。一个人能更好地对他进行判断，至少能让自己的注意力更加集中。而对方若真是在装病，那么只有一个人在场时，则是最难装的。

他慢慢地放下报纸，然后用眼睛死死地盯住了他。

这一招看来作用并不大，因为眼前的王国炎根本就不再看他，像是打了盹似的竟一摇一晃地合住了自己的眼睛。

看来，事情真的没那么简单。以眼前的情形看，这个王国炎似

乎就没有把你这个小小的监狱侦查员放在眼里。他不在乎你，所以也就不必煞费苦心地给你演戏。也许在他眼里，你并没有什么用处。充其量你只能提供情况、反映情况，并不能对他的所作所为做出最终的结论和决断，因为他明白你没有这个权力。

罗维民想了想，琢磨着自己究竟该怎么做。不管怎样，他得想办法先摸摸这个服刑人员的底。只有先掌握了情况，才能判断下一步该怎么做。

“青虎。”他轻轻地，像是漫不经心地，却很突然地叫了一声。

“……呃？”王国炎像是吃了一惊似的愣了一愣，眼睛也一下子睁得老大，然后就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怔怔地盯着他直看。

罗维民为自己这一招的效果颇感意外，同时也暗暗告诫自己千万不能让对方对自己的意图有所察觉并有所戒备。否则，你所面临的情况，将会是极其危险和不负责任的。他一方面竭力让自己显得仍是那么随意和漫不经心，一方面并没有让自己的眼光退缩回来，像是看到一个什么玩物似的，显出很有兴趣的样子直直地朝对方打量着、注视着。良久，他如同是在对一个小孩子说话一样说道：

“听见了没有？给我坐好，嗯！”

王国炎像是在紧张地思索着，也许他真的是被这突如其来的问话给打懵了，良久竟没有做出任何举动。这个名字很可能平时就没人叫过，或者在监狱里从来就没人叫过。所以，当一个监狱的管理人员突然这么叫他时，他显得吃惊而毫无防范也就不足为怪。他没有回答，也没有任何反应，以致过了好久好久还是一副没有回过神来的样子，似乎根本不知道自己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做。

看来，他并不是一个高明的演员，他的演技实在太差太拙劣。他之所以敢有今天这样的举动，敢这么漏洞百出地扮演一个精神病患者，并毫无顾忌地把一个服刑人员打成重伤，可以解释的原因

只能有这么一条：胆大妄为，有恃无恐！

他再次摸了摸自己腰间的警械。他距离自己有四米左右，如果他突然向自己扑来，可能只有五至八秒的空余时间……

“嘿嘿嘿……”王国炎猛然间发出一阵低沉的笑声，然后便骂骂咧咧地嚷嚷起来，“……嘿嘿嘿，你以为老子怕你们？狗操的，你们到省里问回去，他妈的有哪个不知道老子青虎！我告诉你……”

“坐好！”罗维民有意提高了嗓门，但脸上并无严厉之色。“你给我放老实点，听见了没有！”

“嘿嘿嘿……”王国炎再次傻笑着，眼睛也有些斜睨了起来。刚才的那些令人生疑的表情似乎在一刹那间消失了，换上来的全然又成了这么一副浑浑噩噩、神经兮兮的样子。但他好像听明白了罗维民的意思，稍稍坐正了一些。

“姓名。”罗维民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老子的名字……妈的谁不知道。”

“姓名！”罗维民吼了一声。

“……王国炎，妈的……”

“当过几年兵？”

“……两年零……零八个月。”

“兵种。”

“老子……老子是侦察兵，老子什么……也是优秀，打枪……老子第一，散打……老子……也第一……”

“在部队都受过什么处分？”罗维民对他满口的脏话似乎并不在意，好像真的已经把他当成了一个精神病患者。之所以这么问来问去，给人的感觉无非是在例行公事。

“……妈的，什么处分，都他妈的傻×！给老子处分，老子什么事没干过……”

“都干过什么？”罗维民像是在无意发问。

“……老子干的事多了。老子……偷大衣、偷皮靴、偷子弹、偷

望远镜、偷汽车零件，还……还偷摩托车轮胎……哈哈哈哈哈，老子还偷女人……”王国炎此时显得亢奋而又放肆，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老实点！”罗维民呵斥了一声。“是被开除的还是勒令退伍的？”

“……妈的，那还不一样。开除就开除，还他妈的勒令退伍。让老子白动了那么多关系，要这会儿，还能处分了老子……一群大傻×！”

“回来后干的什么工作？”

“……老子什么干不了？要老子的地方多啦！老子是看不上。老子的老爹那会儿要是像现在这么腐败，妈了个×的老子什么地方去不了？妈的，愿他老人家地下有灵，好好看看现在那些当官的都成了什么样子！让他在阴曹地府发火去吧，发抖去吧，拍桌子去吧……活该！气死他！要不是他，老子这会儿早阔了，早发了，早上去了！还能当了司机，还能到你们这儿来！你们他妈的还不一个个地得围着老子的屁股转！给老子舔屁股也嫌你们的嘴巴脏！比起你们那些狗官来，老子他妈的不是孔繁森、焦裕禄，咋着也还不是个清官……”

“交代你入狱的犯罪事实。”罗维民再次打断了他的话。

“……那还要交代？杀人，杀人……杀、杀、杀！”王国炎突然疯狂了起来，口吐白沫，用手大力地比画着，歇斯底里般地显出一脸杀气。“老子杀人杀多了！岂止他妈的就这一个杀人未遂……”

“端正态度！”罗维民好像终于有些无法容忍了。他没想到这个家伙竟然会这么肆无忌惮，厚颜无耻。服刑人员与服刑人员之间，相互吹吹牛皮，那是常有的事情。无非是想显示自己的心狠手辣、穷凶极恶，借以震住对方，好让别人都对他老老实实、俯首称臣。然而，今天这个东西居然在他这个侦查员面前都能表现出这样一副样子，实在是有些莫名其妙。从这些对话来看，他的思维似

乎并没有紊乱。但如果说他没病，他并不该说出这样的话；而如果说他有病，他也同样不该说出这样的话。他开始对自己刚才的判断有些怀疑起来，是不是这个家伙的脑子真有毛病？

“……冤有头，债有主，好汉做事好汉当，老子敢作敢为，什么时候说过假话！”王国炎有些疯狂地拍着自己的胸脯，越发显得癫狂起来。“老子跟你们所有的人都说过了，说过多少遍了！老子手里至少有十几条人命，什么人没杀过……”

“那就交代你都杀了些什么人。”罗维民突然觉得很无聊，以致都不想再这么跟他浪费时间了。

“……老子他妈的敢说，你他妈的敢管？你管得了？吓死你……你以为老子真的就是个一般犯人？老子什么事情办不了？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你算是个什么东西，充其量不也就是个小×管理员？老子尿的尿也比你见过的水多……”

“……住口！”罗维民终于忍无可忍，“既然杀了人，那就老实交代出来！看能管得了你管不了你！”

“哈哈哈哈哈……”王国炎仰天大笑，大张着的嘴里，龇齿历历可数，“你以为老子不敢给你说……好，我告诉你我都杀了些什么人！老子杀过公安，杀过武警，杀过经理，杀过书记！老子还抢过银行，抢过商店，抢过运钞车，抢过储蓄所！老子还偷过市长的家，偷过哨兵的枪，偷过医院的药……”

“说具体点！地点，时间，细节，特征！”罗维民嘴上这么说着，其实，心里全是一种轻蔑和滑稽感。他已经在考虑着怎么结束这次审问了，他也根本没指望从这个家伙的嘴里掏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

“……具体点，嘿嘿嘿……”王国炎又是一阵令人不舒服的冷笑，“河南郑州，1992年12月31日半夜十二点，青年路昼夜储蓄所抢劫杀人案，那就是老子干的！杀了一个保卫，男的；捅了一个储蓄员，女的。一共抢了八万七，顺便还抢了一辆摩托车……”

罗维民的心头一紧，脑子突然嗡的一声膨胀了起来。这起案件，在市公安局任刑警队长的战友魏德华，几年前曾给他念叨过。记忆中好像就是在郑州，中国北方的第一个昼夜储蓄所被抢，造成一死一伤，抢走近十万元人民币和一辆摩托车。因为这几个案犯除了一个是湖北口音外，其余的都是本地这一带的口音，所以，地区公安处给下属的十几个县市公安局都进行了通报和传达……

难道真的会是他？刚刚有这么一闪念，紧接着又被自己否定了。像这种新闻，任何人都可能得到。在什么小报上看到一篇什么报道，然后添油加醋，变成自己唬人的资本……

“……河北石家庄，1990年五一劳动节中午十二点，和平街储蓄所抢劫杀人案，也是老子干的！捅了个男的，用枪把子砸昏了个女的，一共抢了三万四，还有两条金项链，三个金戒指……”

罗维民又不禁愣了一愣，这个案子他也听说过！因为那个女储蓄员拼死也没说出储蓄所保险柜的密码，保住了大宗的款项，所以才造成终生残废。此案影响很大，那个女储蓄员的事迹曾被广泛报道，而且，作案者也是湖北口音……

莫非，这也仅仅只是一种巧合？

“……山西太原，1988年国庆节晚上十一点。”王国炎继续信口开河，狂放不羁地述说着。“武警总队大门口，老子一枪打死一个哨兵，抢走‘五四’手枪一把……”

这个案子似乎仍然是真的，在罗维民的记忆中好像也仍然是一个没有破获的特大案件！

“……妈的！老子在你们眼皮子底下闹出来的杀人案也不止一起！1987年9月份，就在省委省政府的大门口，老子打死一名值勤武警，抢了一把‘五四’手枪！在省人民医院，老子用铁锤砸死了两个保外就医的叛徒内奸！还打死了一个看守所的老家伙，抢了一把‘五四’手枪……”

没错，仍然是真的！时间地点案情似乎一点也不差！